三才廣志

酒令茅籌又云轉花移酒海令之世酒令其類尤多有捕醉仙者為寓人轉之以指席者有流盃者有捻教者有密書一字使誦詩句以抵之者不可殫名昔五代王章史肇之燕有手勢令此皆富貴逸居之所宜若幽人賢士既無絲竹金石之玩惟嘯咏文史可以助歡故曰閑徵雅令穷經史醉听新吟勝絃管文公亦云令徵前事為觴咏新詩送今略志其美而近者於在

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湟水度頭十万羊未濟小畜

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李聃指李樹為姓

生而知之

江華隔江見魯般　李采同棗巽蔡擇

折字為反切者

矢引矧　欠金欽

名字相反切者

干謹字巨引　尹軫字道真　孫程字稚卿

古人名姓點畫少者

字文士及　尒朱天光　子州支父

公父文伯　王子比干　王士平

呂太一　王子中　王太立

姜子一　子方　卜已

方于　王元　丁人

丘乙　文丘　卜式

王立

旗旛令　閃擊令　抛令　白波

莫走令　鞍馬令　皆當時酒令也

釣鼇令

堂上五人庭中四人江絲線繫之石盤盛諸魚四十品遂作一牌子刻魚名有有詩於牌上或一釣連二物録事釋筭一以行勸四爲

採珠局格

與釣鼇賓同而名異諸人以人名易魚以古善飲人名

勸酒玉燭

酌酒分数為勸每詩状令形如体肥瘦

之多少伎藝分為賞罰詩皆有味

酒仙捉曼倩

亦王燭遺製

骰子令　上酒令　並著詞令　按行令

手勢令　小酒令

三材

凡飲以一人為録事以糾望須擇有飲材者

材有之　善令知音大户也

勸候有十三

得其時　賓主久間　酒醇生

非觥籌不飲不能令有恥　方飲不重膳

不動遊己　録事貌毅法峻明甭不受請謁

廢賣律　廢替律　不侍酒

使使勿勸勿暴
不歡俟有九
主人吝　賓輕主　鋪陳穎而不
楽生敝驕　數易令　牛令
造談諧　手相屬　争散子
招手令
亜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鴟
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鈎戟差玉柱之
旁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閭玉於三分
潛虬无名指也奇兵閭潛虬一寸奇兵小指
也死其三　其腕也其五峯通呼五指
也類說
酒令屬對

唐人飲酒必為令以 歡其變不一樂天所謂閑徵雅令窮經史綃退之令徵前事為之猶有其遺習也常有人牽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答者乃云孝耳以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又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答者以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皆可謂精的也復有牽經句字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崑岡乃有土圭測景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蔡寬夫詩話

酒令

安雅堂

孔融開樽第一

孔融誠好事其性更寬容坐上客嘗滿尊中酒

不空得此不歃但適酌生客一盃

曹參歌呼第二

相國不事言言者歃一危隣吏方華觴歌呼以從之得令人呼聞生上客說話者先罰一盃得令之人然後與下隣各歌一北曲各酌一盃下隣者待令之人也所謂說話者雖褒但高聲或多言者當之

鄭左高歌第三

衮衮登臺省冷官獨如何襟期能與其對酒且高歌與對席一人作儒者高歌謾詞古樂府之類各飲一盃如無對席者只以席面正客便是

子美騎驢第四

暮隨肥馬塵朝扣富兒門殘盃與冷炙到處潛
悲辛以對坐客或酒主人為富兒得令者作
騎驢狀扣門索酒富兒與殘盃冷炙既飲食
之作七十字詩一首相謝不能作驢叫三聲
而止

阮籍兵厨第五

籍聞步兵厨貯酒三百斛遂求為校尉一醉萬
事足得令任意酙酒痛飲仍歌選詩不能者
作猖狂狀仍罰之酒

劉伶誦德第六

兀醉恍然醒不聞雷霆聲何人侍左右蜾蠃與螟
蛉自飲一盃仍要見枕麴籍糟之態對席者
作雷聲左隣者作蜂聲右隣者作蠢狀

齊人乞餘第七

乞餘真可鄙不足又之它妻妾相交訕施施高欲誇得令者起傾折盃中飲些子獲於生客處求酒飲既而誇之席有妓則作妻妾罵之無妓則以生處左右隣為妻妾

張旭草聖第八

三盃草聖傳雲烟驚落紙脫濡濡其首既醉猶不已作寫字狀歃一盃後脫巾再歃一盃以鬒髮醮酒以頭作寫字狀更歃一盃

桓公卜晝第九

樂歃欲繼燭成禮不以淫公胡卜其夜其晝乃吾心日閒得此歃一盃夜則免歃

蘇晉長齋第十

蘇子瞻謂浪長齋綉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以蔬菜献半盃不得茹葷仍説禪話不能者作佛事歎句俱不能者罰念阿弥陀佛百聲

次公醒狂十一

無多酌我酒我醉狂不已欲狂豈在酒不歡亦如此得此不歡但作狂態不已或不能狂却罰酒

陳遵起舞十二

陳遵日醉歸廢事何可數寡婦共謳歌跳梁為

酒令十二

詩雅云人之齊聖飲酒温恭又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也所以已乱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

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其酒令之
漸歟
漢初始開朱虛侯以軍法行酒
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疎泉之始也
唐柳子厚有序飲一篇始見其以洄沂遲駛為
罰爵之差皆酒令之變也又有藏鉤之戲或
云起於鉤弋夫有國色而手奉武帝自披之
乃仲後人慕之而為此戲白公詩云徐動碧
起舞得令者踊躍而舞左客作寡婦謳戲曲
一盃有妓則以妓為寡婦有數妓則以老者
為之

灌夫罵坐十三

座客不避席灌夫乃罵坐按項罰以酒夫亦避

悔過得令者作罵坐語主人起按項其以罰
一盃

在相萬錢十四

萬錢方下筯鯨吸聲如雷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御盃以筯筯於果皺上遍閱三兩通却不得下
筯乃以口吸引一盃既要候中響聲仍御盃
示衆人

玉所川思十五

曾醉美人家美人嬌如花青樓在何許珠箔天
之涯盧仝之悶非酒可破請茶一甌作長短
可俚謌之請一首不能作者亦罰酒

羲之蘭亭十六

少長既咸集一觴復一咏雖無絲與竹亦足娛

視聽衆客無大小容飲一盃各賦一詩不能
詩者遂為絲竹管絃之聲能誦吾竹房簡亭
者免飲此日若值上巳得令者作詩飲酒各
倍於衆人

東坡赤壁十七

客喜次洞簫客倦則長嘯竟時戛然鳴夢裏道
士吠得者令初作鶴鳴先飲一盞再作散花
步虛之類左右二客一吹簫一長吠各飲五
分

庾亮南樓十八

秋月照南樓有愁何以遣急吁載酒来老子興
不淺登坐物南面立量飲八分作十六字月
詩或遇中秋又夜月當作二詩飲雙盃

醉翁名亭十九

飲少輒至醉衆客一何歡智仙作斯亭禽鳥樂其間得令者隨意飲𡚒子生中有僧則賞一盃以其作亭之功也仍作禽語衆客於是撫掌大咲

白傅醉鬼二十

醉次先生墓奠者無日間墓上方丈土泥濘何時乾對席客斟酒一盃讀祭文勸得令者得令者作鬼歆享之狀而飲

便了行酤二十一

便了取髯奴執役與行酤鼻涕長一尺持勸王大夫得令者為童子狀以酒勸主人一盃

知章騎馬二十二

知章騎驢馬蕩漾若乘船昏昏如夢中 眼花水
底眠酌一盃作酒中騎馬之勢

文季五斗二十三

吳興沈太守一飲至五斗賓對王大夫亦能飲
否自飲一盃有妓則以妓為王氏飲六分冊
妓則以對席客為王氏

華歆獨坐二十四

誰能飲不亂昔賢亦頗頗要須整衣冠遂歸華
獨坐整其衣冠危坐 動飲不飲隨意

陳暄糟丘二十五

生不離瓢杓死當號酒徒逃為營糟丘吾將老
矣手飲一盃後作歆死狀群呼酒徒乃醒

汝陽流涎二十六

花奴催羯鼓不飲便朝天道上逢迴車津津口流流作擊鼓聲狀不得飲酒而口中流涎而已

求年蓮盃二十七

王生文卞繪延之私室中消遣白玉尊掬酒生香風妓用沒手盞把人之左右隣各一盃却揮得令者一頰如無妓詣對坐者作妻把酒三人各一飲却不許揮頰

玄明戒飲二十八

山陰剡縣令舊政必告新食飯莫飲酒良策勿發人已得令過去者戒今得令者之客勿飲但食少物而已

阮宣張晉二十九

阮宣強吳衍忍斷盃中物拳亦老癖痴此意豈
可咈生人以拳推得令之人背罵而強之遂
各飲一盃得令人初作痴態

趙逵着射三十

善射卜無有盤著縱横之美酒與鹿脯既有何
必辭主人以從子作一拳令得籤之人搏之
中其有無雙隻乃不盃仍食少脯不中則免
飲

江公酒兵三十一

千日可無兵一日能無酒美哉江洛議此論當
不拘但飲一盃則無他作

幾卿對驢三十二

欵飲脂酒壚裏慢且停車得酒不獨飲乃與驢

卒俱詣壚貰酒與僕各飲一盃如已無僕與

主人之僕配與僕𢳆話皆不妨

曼卿鱉飲三十三

請君為鱉飲引首出復縮因則料其頭巢則生

杪木此當飲三盃今恐其二任意於三者之

中作一驅左而後飲一盃或不如法罰二盃

仍作鱉飲狀以頭伸縮就飲因去巾幘作扭手

狀以口就酒巢吳蹲坐物上如在巢中亦不

用手飲酒

宗之白眼三十四

瀟洒美少年玉樹臨風前奉觴將一酌白眼望

青天称美少　豈得不能謳請歌一小令南

北隨意然後奉觴作白眼狀

季鷹驢達三十五

吳中張季鷹秋風蓴菜羨即特一盃酒何用身
後名有唱吳歌甋酌半盃

再思高麗三十六

盡道再思面目似高麗酒酣起歌舞滿座皆
吹之自唱高麗曲而歌舞罷飲一盃滿坐皆
吹

張敞擒盜三十七

盜首補為吏小偷來賀之飲醉赭其衣悉擒無
一遺得令者為賊首先賞一盃坐中紅衣者
為小偷不問幾人但犯身上一點紅者皆飲
一盃乃唱山歌帽纓各及面紅者不在此限
或盛暑無紅衣者則驗体膚紅赤者皆是

艾子嶶矓三十八

艾子醉後嶶門人置豬矓本意欲恐之乃譬唐三藏得令者作吐壯而不與欷但打一好諢諢不好者罰一盃

焦遂五斗三十九

焦遂酒中仙五斗方卓然高談興雄辨不竟驚四筵隨意酌酒不欷亦聽須談經史或古今文章之語須高聲朗說尋俗者罰一盃不識字之人小說諢語等亦可

三閭獨醒四十

皆醉我獨醒彈冠復拟衣滄浪自清濁我歌漁父詞作楚音歌漁父詞或楚詞一章免欷或此日遇重午如得此令者終席不得欷

物而已歌却不免也

陶穀園茶四十一

可憐陶李士雪水煑園茶党家風味别低唱酌流霞貧儒無酒可飲煑茶自啜命妓歌雪詞而已却用骰子擲数一人作党太尉命妓浅斟低唱無妓自唱亦雪詞

少連擊姦四十二

秀實曾擊賊姦臣我亦擊醉中正膽大爺也饒不得得令者以筯指席中敗興之客敗興者作揖謝罪不肯揖者推罰一盃

梁商薤露四十三

中郎素酣飲無奈極歡何酒闌方唱罷薤露亦能歌酒闌歌罷繼以薤露此所爲哀樂失時

可罰酒一盃

嵇康彈琴四十四

時時與親舊叙闊說平生恒願斟濁酒彈琴發消音先說舊事或平生心事然後歌琴詞飲一盃

趙輒飲水四十五

父老送趙輒酒酌一盃水豈無尊卜酒分清乃如此衆人勸得令者水一盞

阮孚解貂四十六

過集為常侍換酒解金貂若欲免彈劾一盃方見饒常侍解貂有司刻之若欲免罪飲飲一盃不願飲須當還中一跪

白皮集卷四十七

古有白波賊擒之如捲席目以為酒令況酒意

乃釋賊徒飲酒必無揖讓之容但消酣快飲

如倦白波入口故酒令名倦白波得令者如

此法飲一盃

穆生醴酒四十八

穆生不耆酒楚元為設醴久之意已怠斷亦可

逝矣既不耆酒久不設醴可與免飲

岳陽三醉四十九

洞賓擕一劍三上岳陽樓盡見神仙過西風湘

水秋神仙飲酒必有飄逸不凡之態唱三醉

岳陽一揖浅酌一盃不能者則歌神仙詩三

首

長吉進酒五十

龍笛間鼉鼓聒歌并細舞勸君日酩酊青春忽將暮得令者以骰子擲四擲數四人作樂得令者把主人一盃

嘗君養士五十一

門下三千客其間珠履多鷄鳴已可鄙狗盜却如何自得令之人左轉數起至第十客為雞作鷄鳴一聲免飲第十一客為狗作狗吠一聲起偷酒一盃喫得令者免飲自子至酉戌故用十與十一之類

山簡習池五十二

飲酒高陽池日夕倒載歸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籬飲一盃作騎馬狀仍以頭巾及帽叉載

謝譓風月五十三

謔不妄交接有酒時自酌入室惟清風對飲有
明月對坐者或　客把得令者一盃以盡監
作明月照其面得令者送一盃右客
得令之者面
宗武沽酒五十四
預恐尊中盡隔屋喚西家隣人有美酒稚子夜
能除右向第二客以一盃酒於此人頭上逓
過與得令人勸主人飲如得令者有父在坐
乃勸其父
平原搣燭五十五
夜飲燭忽搣客牽美人衣人衣絖其纓盡絕乃
不知搣進上之燭少時不問有妓無妓皆許
衆說惡ㄩ一語却不得棄時動手或日問来

有燭但俱閉目仍要褻語得令者於暗中飲一盃以贖牽衣之罪倂免絕纓

相如滌器五十六

文園雖病渴滌器向琴臺時時頻顧望猶恐夫人來坐中之人肯作卓王孫者得令之人特洗盞勸夫人回水一盞以沃其渴或無人肯作夫人得令者自洗盞自舁水

長卿沐猴五十七

可咲擅長卿豺作沐猴舞又欲與與狗閑得此亦良若得令者作湖孫舞又逼向坐中戍坐之人作閑狀既罷罰一盃如無戍生者則不必酒

郭邛裸飲五十八

昔有洛陽令姓郭乃名琊祼祖呼進酒侍婢數
十人得令者鮮衣令妓環立進酒一盃如無
妓諸客繞之亦飲一盃而止

文淵酒紅五十九

舡酒五百神耳味疊兩頭及覆以飲之夜憶當
即林得令者先喫甜物一味進酒一盃作五
呷後再喫甜物一味

畢卓盜飲六十

可咲畢吏部盜飲北舍郎既曺瓮下縛吏醉亦
何妨竊飲隣客之盃客執之呼以為賊乃命
巨觥沃之仍罰做俚鄙詩一首

阮咸豕飲六十一

竹林有小阮盆飲無盃觴郡豕亦央何異食

糟糠用盆貯酒一盞作猪喫食狀於盆中衆飲之仍作猪叫座上亥生之人亦如此配飲

光逸窺竇六十二

大叫者何人此必我孟祖遽手入飲之窺竇勝排戶得令者以手窺案下大叫一聲對面者作狗吠一聲以荅衆人呼起之浮以太白

刹巫遙祀六十三

羊猪鮮且肥清酤更滿卮祈疾者得死祈歲者得飢得令者作師巫請神狀遍獻衆客一盃衆客作神享之

靈師花月六十四

飲酒盡百盃梟盧叱回旋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線得此者是僧作法事飲酒三盃畢乃以

骰子擲數一又則為韓文公僧求詩文公以
文談正色排斥僧唱曲把酒陪告乃止

楊惲羔酒六十五

趙女善鼓琴奴婢皆歌呼酒後自拊缶秦聲何
嗚嗚惲以田家自娛得令者作田父鼓盆擊
碗作嗚嗚聲或山歌自飲一盃對坐者為趙
女鼓琴餘客隨意群唱或歌或曲衆聲俱以
發也

德秀彈琴六十六

陸渾佳山水著此元德秀彈琴日自娛欣然酌
春酒以手作彈琴之狀或曰中丁寧隨意一
酌

淳于一石六十七

嚴客飲最少情勸則倍之握手更多酌禊解不
復辭此意有四意得令之人若值此席有尊
客在上止飲半盃若得令者是席面已上之
人或賓交相勸可飲一盃若坐無尊長而皆
昵狎之客及有謳者可握手兩盃若謳者後
點可喜肯解禊調咲隨意唱曲痛飲或願配
飲者聽

樊噲卮酒六十八

頭髮俱上指眥目入披帷我死且不避卮酒安
足辭作勇而且怒狀張目立飲一巨觥仍食
生肉鮓之類

淵明賦詩六十九

登高賦新詩濁酒聊自適盃盡壺自傾壺空絕

飲瀝得令者登坐物上立作選什四句不能者誦陶詩一首壺中有酒則酌一盃或酒盡壺空則偶未有酒則免飲若此日值重九可作三詩飲三巨觥仍泛菊

謫仙獨酌七十

花下一壺酒獨酌無相親我歌自徘徊對飲成三人既在花下必須簪花自歌佳詞飲一盃隨意邀一人為月肯飲者飲不從則止

文君當壚七十一

文君奔相如其心自當壚長向琴堂下妖嬈與人

作婦人與人飲至坐客自顧飲者得令之人把盞口作琴調侑觴仍伴飲一盃若席間有妓得令者不顧作文君起揖請代作亦

吴姬歡客七十二

柳花蒲店香壓酒勸客曾金陵皆子弟為我各盡觴得令者簪花作妓謳一曲勸坐上年最少者兩人各一觴亦回吴姬一觴

孟嘉落帽七十三

人言酒何好是未識真趣我醉不覺風吹了頭巾去科頭酌酒隨意多寛此日若值重九須作九日詩一首插菊於鬢去菊於盃飲三巨觥

孔郡糟肉七十四

何為布易爛因覆酒家瓿君不見糟肉淹之更堪久得令者初自責白酒能害人何故常醉

自此當不飲矣復自勸曰酒亦能壺人且更酌一盃遂一盃

杜康死日七十五

杜康　醒其死日在酉何為不會客不忍飲此酒得此日三四不得與令抽牌若此日值酉日乃謂之踏着火遂終席不得與令矣

黄公酒壚七十六

三戎與嵇阮昔為林竹遊二公今已往竹立使我愁王戎嘆嵇阮之亡今得令者亦思已死之友二人而以酒酹之着所思非其人者隨量罰酒

潯陽送客七十七

商婦撥琵琶促絃絃轉急添酒重回燈司馬青

衫濕得令者作商婦彈琵琶請主人及席端各飲一盃畢主人仍作哭聲

王績待詔七十八

待詔何樂耶良醖可戀耳三升曾作斗稱斗酒李飲本飲三分今增作一盃頭只飲三分亦聽既稱李士必能讀書請讀經書一章

庾純行酒七十九

賈充宴仕賓庾純亦與席純起為行酒衆人敢不哭得令者執盃起勸生上一二人量高既不得濫勸然酒到亦不得辭

葛伯仇餉八十

要其有酒食葛伯遂奪之善哉先師言仇餉豈虛辭得令者奪人酒肉而飲食之如客人之

前無酒肉起斟壺中酒攫俎上肉荒忙如奪
之狀

蕭䣭神八十一

蕭䣭守吳吳每與廟神飲歌歡至一斛酒色上
神影得令者讀柷文勸對生客飲五分對容
作神之狀而飲亦还勸五分

桃馥酒泉八十二

九河濆趣蘖八藪為薪蒸庖俎七澤蘖清池渠
餘生得令者自謳回回曲自飲一巨觥

孔奕水酒八十三

孔奕頗明察兩罌一乃水河為遂知之輕重有
異耳此客得令主人密命僕斟水酒各一盃
来以器盛以任取一盡飲遇水喫水遇酒喫

酒不得辭

揚雄寄字八十四

子雲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有能載酒往竒字為君論得令者為雄揚生中背以酒勸者酌得令之人一盃却說一難字如揚雄不識再罰一盃

馬周獨酌八十五

賔王舍新豐主人不之顧命酒獨悠然觀者乃如堵為酒上主人者作不采得令者之狀得令者呼酒自酌一盃如店中買飲

元明通騷八十六

我聞王刺史盧子是佳器惟須讀離騷一飲和萬事讀離騷一章飲一盃

孫濟酒債八十七

尋常行坐處屢欠酒家緡欲質此縕袍得錢乃償人得令者自酌隨意多少然後解衣還人也

馮生三絶八十八

清吟彼艷歌琵琶得三昧長為不速客得酒且勸喜於座中攛酒有留之者則就坐然後作一詩謳一曲作琵琶聲狀乃決以三半盃

刘寬比怒八十九

蒼頭去市酒大醉始言還客乃罵畜產其孰甚焉得令者為蒼頭斟酒一盃置面前又之方飲席端罵得令者為畜生得令者要自殺主人責席端而罰半盃

玄石醉葬九十

劉公雖善飲勿飲千日醉誤葬疑醉死發葬無恙否得令者飲一盃遂隱几良久直待下次令畢方起

白墮擒姦九十一

劉氏善釀酒鴻賓齎過藩盜飲醉被執因名為擒姦得令者斟酒一盃與下次得令之人此客得之又遞與下次之人遂飲之上兩人遂呼飲者為賊賊應曰賊得酒喫了乃止

田父泥飲九十二

拾遺能住否　中為吾取高聲索果栗欵起時被肘得令者作田父相留前次得令之客用楪子勸酒一楪且作村話及高聲取果子弁

以時留客

郭朏被誣九十三

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張公自喫酒李公何
醉焉得令者以骰子任擲一人飲酒左右轉
數皆不妨數著者飲隨意多少却稱得令人
姓名飲酒

陰鏗飲僕九十四

吾儕終日醉執不者知味生客勿咲我人情乃
如此得令者自不飲而飲執爵之人

嚴氏乳酒九十五

乳酒下清雲濃香幸見分走送憐漁父開嘗得
馬軍對面者作馬嘶勸得令者得令者勸漁
歌而飲半盃

麹生風味九十六

玄真葉法善幻術誠荒唐遣致麹秀才風味不可忘得令者為葉法善作道士法事不攻行令之人為麹生作秀才舞把衆客一盃飲罷衆謝二人

李泌虗誕九十七

家人速洒掃洪厓今夜来又得麻姑酒使我深疑積得令者自称謊賊飲酒酌一盃後筱称謊賊飲畢

案天之樂九十八

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得令者以骰子擲四數人各依樂器歌舞得令者敬飲則飲不飲亦隨

酈生落魄九十九

高陽有酒徒落魄不可及幸無人溺冠且請作長揖為強蕩書生狀作極長之揖生客免酌

薛濤改令一百

高駢鎮成都薛濤為酒佐公命改此令濤曰改亦可得令者當別行一小令以助衆賓之歡或一巡後復牽元令若無令既久自此止亦可

字畫之繁者

蘇繼頴　謝靈運　韓麒麟

李繼鸞　邊歸讜　鸞黶

鱗鱺　蕭鸞

音聲同者

高敬曾　田延年　劉幽求

字畫類者

由甲　李季

臺字去吉增點成室　居字去古增點成户

火炎昆岡　山火器

百金之士千萬五刑之屬三千

蕩蕩乎民無能名次忺焉入桀其性

公子牟身在江湖　魏闕鄭子貞耕於岩石

名動京師

前徒倒戈以北長者扶義而

運天德以君世散皇明而燭幽

今人多以文句首末二字相聯謂予粘頭續尾之曾有客云雖其時矣自謂文句必無矣字

居首者欲以昆侖子啓美焉也者矣焉也者
决牟也出柳子厚文遂浮令至口太白
公東南行云鞍馬呼教佳頭盤唱遺輸長駈
波卷白蓮擲禾成盧注云頭盤卷白波莫走
鞍馬皆當時酒令法未詳盃元白一時之事
尓
國史譜称鄭弘慶始翻平素精　四字令未詳
其法

廣志卷之九百三

樂

要語

說文樂五聲八音摠名象鼓鞞木虡通論曰木樂爲樂樂出於人心布於管絃播廣則備鼓鞞曰象鼓形丝在木上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禹曰九功惟叙 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也)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

察沈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夔曰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也搏至也拊循也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丹朱也在位群后德讓下堂下之樂管鼗鼓如鼓而小有柄合止柷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笙鏞大鐘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冊朱在位與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上言以詠下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簫韶者舜樂之總名也九成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者來儀若來舞而有容儀也

周禮大司樂（樂之長官）掌成均之灋（成均五帝學名）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不偏）和（中節）祇（敬也）庸（常也）孝（善父母）友（善兄弟）以樂語教國子興（答記曰興）

（物述詞語）道（直言其事）諷（微言以動動之）誦（以聲節之）言（發端曰言）語（答述曰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其出如雲）大卷（言能聚物二者皆黃帝樂）

大咸（堯樂）大磬（與部舜樂同）大夏（的樂）大濩（湯樂）大武（武樂王）

以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同（大呂夾鍾中應呂林鍾南呂鍾）五

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六代樂舞）大合樂（律音

同声所以大六舞合樂也）以示鬼神示（奏之郊廟）以和邦國（侯之諸侯）

以諧萬民（用之鄉射）以安賓客（用之燕享）以說遠人（四夷之君）

以作動而（索萬物而享之）

大師（樂工賢者）之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声（六律陰声）

（六呂陰声）陽聲（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

聲（六呂）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

五声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鍾）石（磬謝）（土侯）

塤革（鼓鼗）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竹（管簫）教六詩曰風國風

曰賦（直陳其事）曰比（以彼為此）曰興（託物興辭）曰雅（大小雅）曰頌（祭祀歌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帥瞽升堂而歌）令奏擊拊（拊形如鼓）下管播樂器（吹管者在下）令奏鼓朄（音胤小鼓也）大饗亦如之（饗諸侯亦如祭祀也）大射帥瞽而歌射節（用之大射）大師（大起軍旅）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吳澂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声天地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所會在天為十二舍在地為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為天地自然之合所會合陰陽之声者本諸此乎六律屬陽六呂屬陰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

以合陰陽之声總而言之則有十二律也十二律各具五声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声清於角角之声清於商惟五声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声然五声寓於八音金石土為陰陰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為陽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危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

音

同（即六同也同以見律）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方陰陽之聲（陽声屬天陰声屬地）以為樂器以有十二律為之數度（一二三四為數分寸丈尺為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大小之劑廣狹之量）凡和樂亦如之（調和樂声皆如是也）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在為宮也

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聲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变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為宮則林鍾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矣其十一律為宮皆然旋之為十二宮折之為八十四声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變宮又第之至七為變徵然後旋轉為宮次第無窮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声声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声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敗懘）之音矣

劉彝曰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声至濁於五声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絃声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声半清半濁居五声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声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木絃用

四十八絃為最火而声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比其大小之次也五声国本於黄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徴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声而以半声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声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声音和諧而無怗懘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皆衛地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
知声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
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声以知音
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禮義合生
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
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凡姦声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
焉正声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
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
各以類相動也
鄭玄曰姦声正声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

應之是和也回謂乖違邪僻及曲之與直各
歸其善惡之分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
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
然後發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
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万
物之理
是物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
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
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
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
風易俗天下皆寧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乱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衆也）（進退齊一）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衆樂待鼓而作）始奏以文（謂鼓）復乱（卒章）以武（鐃也）治乱以相（拊也）訊（治也）疾（急也）以雅（樂器）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

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行列雜乱）姦声以濫（不正）溺而不正及優（俳優）侏儒（短小之人）獶（獼猴）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千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臣按帝王之樂莫成於韶武孔子以之而並論而皆有盡美之稱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後世言文樂者宗韶言武樂者宗武皆所謂至矣盡矣不可復加者也韶樂之制備於虞書

武舞之義詳於樂記後世有志於帝王之樂
者尚有考於斯二者以為萬世作樂之準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
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
士二士有功賜樂二二四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八方之風故自八以下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声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濟和五声亦如五味一氣
樂以氣動故居第一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声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七音宮商角徵羽變
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條風明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九
歌九歌之事皆可歌也以相成也合此九者然後為樂清濁大小短
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密疏稀以

相濟也（合亂十者相濟後和）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司樂官）州鳩（人名）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度其長短）均（平也）鍾百官軌（道也）儀（法也）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也）成於十二（十二律呂）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中色）鍾（聚也陽氣聚於此）所以宣養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六府三事）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陽氣大簇達於上）所以金奏（太簇正声為高故為金奏）贊陽（贊佐陽氣）出滯（發出滯伏）也三曰姑洗（姑絜洗濯）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合致神人考實納賓）也四曰蕤賓（陰氣委蕤於上陽氣盛長於下有似賓主）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夷平則法）所以詠歌九則（九功法則）之平民無

貳（疑貳）也六曰無射（陽氣收藏萬物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閒（六閒伊六呂在陽律之間）以揚沈伏（發揚滯伏之氣）而黜（大也）散越也（揚也）元閒（陰繫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元閒）大呂（天氣成於黃鍾受之於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助陽鍾聚）出四隙之細（四時閒隙之氣細微者）也三閒中呂宣中氣（氣盛也）也四閒林鍾和展（審也）百事俾（使也）莫不任（任職）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也五閒南（任也）呂贊陽秀也六閒應（合也）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細聲謂角徵羽）鈞（調也）有鍾（大鍾）為無鎛（小鎛）為昭（明也）其大也大（大聲謂宮商）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細則用大以大平大則用小以小平大至則甚大則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革木）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為節流入於南而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詩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之声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

荒淫暴乱而終以亡

臣按象語此章孔子聞仲由鼓琴而發也蓋入心善惡皆於樂声見之故孔子聞其琴声而為此言既言樂必以中声為節而又推其声有南北之異南者生育之鄉舜歌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然合和而終以帝北者殺伐之域紂好北鄙之声其廢也忽然暴乱而終以亡人君之於音樂烏可以不謹其所好樂者乎然舜非獨帝也當世化之皆有諧讓文美紂非獨亡也當世化之皆变靡靡之風由是觀之声之有南北其來也遠矣今世樂部亦分為南北北音自金元入中國始有之世謂宋世以來所遺之音為南音　音流於哀

恐北音極其暴厲其後遂有華夷混殺之效

我

國家復二帝三王之正統革去夷習而世俗所尚之音猶有未盡去者所以奏中声之節歌解慍阜財之詩以一洗金元亢麗微末之習不能無望於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朱熹曰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

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
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
於斯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顏淵問為邦子曰樂則韶舞放鄭声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
齊国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
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
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
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
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樂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声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八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声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

其声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声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声致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得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史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張載曰声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絶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大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朱熹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声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声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声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声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声之中而非衆声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若焉亦非五声之所取正也然自其声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而

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有十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王以盡五声二變之用則宮声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声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声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声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声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声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

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所謂始之始中之
中也然則声自屬陰以下亦當然有十二正變
半律之祂以為鍾声之前假如子初四刻之為
者但無声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
不在於声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黄鍾蓋
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声之實不得
黄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
宮也今有極論宮声之妙而無曰黄鍾云者則
恐其於声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声
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黄帝大舜之
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
樂之和哉又有宮當配仁之說者蓋以仁當四
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声

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矣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土則水火之所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是則宮之統五声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以宮配胡仁五革説氏

熹又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實声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晋之初則已寖多説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奚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几楊時諸賢之

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李孝諶之會（指蔡京輩）黥涅之餘（魏漢津）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建陽蔡元定旁搜遠取臣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異契著為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而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声聖人因神而有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声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

律法又曰次以放声列以候氣皆以声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黄鍾若也是古聖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声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声而氣不應律短則声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声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声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黄鍾之声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知之内每若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為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黄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声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声和氣應則黄鍾之為黄鍾者信矣黄鍾者則十一律與度量衡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晋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

專恃絫黍而金石亦不復致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大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声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声言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蠛蠓無非声也律則寫其黃鍾一声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声為中声在氣為中

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丘濬曰臣按蔡元定作律吕新書朱熹為之序曰其中所謂黄鍾圍徑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声二變之數變律半声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宫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諸說而附以元定之所參定者既具於各條之下至是剟取序文而繼以元定截竹為管以求中声之說是則朱是所謂先求声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也然此求其声氣耳而所謂均調節奏彼之管絃蔡

氏又欲別爲樂書以究其業今世無之豈其
後竟不克就耶尚幸此幸書之存以俟後世
之聖君賢相功成作樂者焉雖然此書之作
雖由蔡氏而皆本其師之意也觀朱氏與元
定書曰但用古書古語或註疏而以己意附
其下方甚簡約而極用盡學者一覽可得梗
槩其他推說之泛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
今即其書以觀無一不如其師所教
甚簡約而極周盡者一言以蔽之
氏又與其門人攷訂禮書又定
制樂舞等篇皆聚古樂之根
鍾律分前後篇其前篇凡七
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

釐毫絲数三曰五声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曰五声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変宮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声六十調之圖其後篇凡六條一曰明五声之義二曰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五曰黄鍾寸分数法六曰黄鍾生十一律数法大槩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為明邃其樂制彙於王朝禮其樂舞彙於祭禮上下数千載旁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过以為後世作樂者之法則後世有作者合二書而求之思過半矣